



冯理达 基督将军： 我的父亲冯玉祥

他招兵，都要先拍拍肩膀，问人家，你孝不孝？他觉得你要不孝的话，你就不忠/我大哥后来到日本去，一个女的看上他，我哥回来跟我父亲说要结婚。我父亲一听，把他捆上，拿鞭子抽/蒋介石被扣，在西安的时候，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流眼泪，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我们没告诉母亲，把她放到小船上，让我小妹陪着。后来她不知道怎么就自己知道了，说你们不用骗我，你爸爸和你小妹都没了。两个星期内，她头发全白了。



张廉云 我死则国生： 张自忠的最后岁月

他交待，我，还有我叔叔三个女儿，这四个没有结婚的女孩子，一个人给她们一笔嫁妆费。天黑以后，他就走了。这是跟父亲最后一次见面/日本人在战场上也认出来这是张自忠，他们拿了一个担架，把父亲遗体运到襄阳县城。黄维纲听到这个消息，立刻派便衣队当晚就把遗体抢回来了，用棺木装着运到总部/军人在前头带队送灵，老百姓路祭，就在这个时候日本飞机来了，在上头盘旋。这种情况没有人离开，没有人跑。



刘亭亭等 无私的爱： 我们的妈妈王光美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我妈妈生的，我们直到“文化大革命”才知道/我问过妈妈，你是不是真的在美国和去延安之间犹豫过？你怎么还能犹豫？/我妈妈说，任何一个男的跟我讲，都说自己怎么好，他（刘少奇）跟我第一次提的时候，上来就说我这个人有什么不好，结过几次婚，有几个孩子。我觉得他特别可靠/爸爸在中南海挨斗，旁边围着许多群众，斗他斗得特别凶的时候，忽然我妈妈挣脱这些人，冲上去抓住他的手。然后他们就开始挨打，鞋都打丢了，我和我爸就是不放手。那是他们两个最后一次见面。

我的 父亲 母亲

杨绍明 我是一只羊： 父亲杨尚昆

我父亲管机要。按规定，毛主席批完了周恩来看，周恩来看完以后，给谁看怎么看，都由我父亲决定。他在中央起了一个枢纽作用/到北京那天，毛主席等都到了颐和园。大家忙这忙那，没准备饭吃。说尚昆呢？尚昆出去办事了。周总理说，你看，连吃顿饭，都要尚昆管/他的挚交是彭德怀。毛岸英（被）打死了，彭德怀写一封信给我爸爸，让我爸爸处理，怎么样去向毛主席报告/他对自己说，我这一生就是一只羊，我一生从不整人。



乔松都 我的父亲母亲： 乔冠华与龚澎

在很多人的眼里，我父亲是个外交家。按我的说法，我父亲从始至终就是写文章的，他是一个才子，而我母亲是一个外交家，很善于做人的工作/我母亲年轻时，外形很好，很多人说很漂亮啊什么的，但这还不是主要的，龚澎的魅力来自于她敢说真话/动员他们回到新中国，个人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当初很多人从香港回来，是我父亲母亲从中做了大量工作；就是说我们是朋友，我愿意回来，跟这样一批人一起工作。



口述·历史



凤凰卫视
凤凰书品

CI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从抗战到“文化大革命”
再现中国百年跌宕史

叫声爸爸妈妈
无尽的思念滚滚而来

最平凡的父亲母亲 最有血有肉的
冯玉祥 / 张自忠 / 王光美 / 杨尚昆……



凤凰卫视
凤凰书品

My Father and Mother

我的父亲母亲

[口述·历史]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禄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父亲母亲 / 凤凰书品编著.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404-5407-4

I . ①我… II . ①凤… III . ①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 ① K8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1235 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 传记·政治人物

我的父亲母亲

编 著: 凤凰书品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丁丽丹 刘诗哲

监 制: 蔡明菲 潘 良

策划编辑: 邹和杰

特约编辑: 尹 晶

装帧设计: 天行健设计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245 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5407-4

定 价: 32.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84409925)



CONTENTS
我的父亲母亲·目录

| | | | |
|-----|------|----------------|-----|
| 第一章 | 冯理达 | 基督将军：我的父亲冯玉祥 | 001 |
| 第二章 | 张廉云 | 我死则国生：张自忠的最后岁月 | 041 |
| 第三章 | 李 滨 | 铁衣照中原：父亲李汉魂 | 067 |
| 第四章 | 陈祖涛 | 半生寥落：西路军统帅陈昌浩 | 093 |
| 第五章 | 秦 铁 | 好事是秦邦宪的，坏事是博古的 | 121 |
| 第六章 | 杨绍明 | 我是一只羊：父亲杨尚昆 | 153 |
| 第七章 | 乔松都 | 我的父亲母亲：乔冠华与龚澎 | 181 |
| 第八章 | 刘亭亭等 | 无私的爱：我们的妈妈王光美 | 215 |

第一章

冯理达

基督将军：我的父亲冯玉祥……



讲述人：冯理达

冯理达，冯玉祥之女，1925年生，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生物系。1949年作为新中国首批留苏学生，到列宁格勒医学院攻读免疫学。先后在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海军总医院工作，担任全国中医学学会副理事长、全军中医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市免疫学会副会长等职。2008年病逝于北京。

冯玉祥（1882—1948），字焕章，河北保定人。因家贫投身行伍。武昌起义爆发后，在滦州^①参与发动起义。

1921年任陕西督军，军事实力不断壮大，被称为“西北军”。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推翻直系军阀政府，驱逐清朝逊帝溥仪出宫。改所部为“国民军”，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1926年9月五原誓师，宣布所部加入国民党，参加北伐。宁汉分裂之后，与蒋介石结拜为兄弟。

1929年反对蒋介石裁军，失败后离职前往山西。第二年加入中原大战，兵败隐居山东泰山。

1933年与吉鸿昌等人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

抗日战争时期出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委，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抗战胜利后远赴美国考察水利，并发表反蒋言论。1948年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同年8月搭乘苏联“胜利”号轮船回国参加政协，因船只失火不幸在黑海罹难。



^① 今唐山。



曹景行：1928年7月2日，一位中国人登上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有关报道的题目叫作《特立独行的“基督将军”冯玉祥》。《时代》周刊的开场白是这样写的：“他站起来足足有六英尺高，他不是纤弱的黄种人，而是个头魁梧、古铜色皮肤、很和蔼、《圣经》拿在手上或者放在口袋里的虔诚的基督徒、神枪手，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军队——十九万五千人的主人。在今天，这样的人物就是中国的一个最强者——冯玉祥元帅。”继吴佩孚、蒋介石之后，冯玉祥是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第三位中国人。这位传奇人物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叱咤风云，然而他的人生却以悲剧收场。

在《时代》杂志的照片下面，有一段简洁的说明文字：“中国的基督教战士，变乌合之众为规矩之军。”《时代》杂志之所以这样介绍，是因为冯玉祥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基督将军”。

1919年，时任湘西镇守使（相当于省军分区司令员）驻守常德的冯玉祥，结识了美国传教士罗感恩，便经常请他给部下的官兵治病、讲经。后来，罗感恩在给冯玉祥的妻弟治病时，被其开枪打死。为了补偿，冯玉祥给远在美国的罗感恩之子寄去八百银圆作为学费，不料对方将钱原封不动地退还。冯玉祥用这笔钱建造了一座可容纳五百人的礼拜堂，取名“思罗堂”，自己也皈依了基督教。

冯理达：我父亲年轻时所处的时代一直是清朝嘛，父亲是这样被培养起来的。后来他到了湖南常德，手底下有一个人，得了癫痫，抽风，请了好多人都治不好。后来就请了美国的一个牧师——当时不是有教会嘛，从教会请了这个牧师给他治。没想到，在治疗时那病人身上有把枪，掏出来“乒”的一声，把那个牧师打死了。

曹景行：那个发癫痫的人把美国牧师打死了？

冯理达：嗯。在当时这不就成国际事件了嘛！大家很紧张。可是没想到牧师的夫人说，她丈夫还没有给病患治好，她还要继续给他治。这种精神感动了我父亲，我父亲觉得，过去清朝哪有这样的啊？所以一下就觉得

基督教不错，他就信基督了，所以叫“基督将军”。

皈依基督教以后，冯玉祥大力倡导“以教治军”。他用基督教的教义来管理军队，提倡节俭的生活，严禁吃喝嫖赌，严禁穿绸缎，甚至严禁吸烟。他还聘请了随军牧师来宣讲福音，教导官兵以基督教信仰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并为愿意信仰基督教的官兵施洗。他曾经印刷了一万册《圣经》，在封面上烫上金字“此乃天下之大经也”，然后分发给部下和一些有意向接受基督教信仰的民众。他还计划要在张家口兴建一个“福音村”，并且已经请人画好了图：村子的中央是教堂，周围是住宅、学校和戏院。后因为战争爆发而搁浅。在冯玉祥的带动下，不少官兵皈依了基督教，曾经一次就有五千名官兵接受了洗礼。

冯理达：信基督以后，我父亲就让他战士们全拿大桶泼水，受洗礼。佟麟阁^①就是那个时候受的洗礼，当时他还是个战士。

曹景行：那是不是他的部队全部都要受洗礼？

冯理达：就是这样，他下的命令嘛。

“他（冯玉祥）曾让自己的部队用水管洗身进行洗礼，以显示他的基督徒身份。”

——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

^① 佟麟阁（1892—1937），原名凌阁，字捷三，满族，河北省高阳县人，国民党追赠陆军二级上将。北伐期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三十五军军长。1933年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取得喜峰口大捷。同年5月，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任第一军军长兼代理察哈尔省主席。1937年7月28日，日军向北平发动总攻击，进犯南苑，时任二十九军副军长，在与日军作战时牺牲。



○他对底下的人，一个是严，一个是慈

冯玉祥的做法，在当时算得上特立独行。只是没有人会想到，这位被美国《时代》杂志称为当时中国最强者的“基督将军”，最初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兵。

冯玉祥出生于一个淮军下级军官家庭，少时家贫，常常得靠典当衣物来糊口，等父亲冯有茂领了俸禄后，再把东西赎回来。揭不开锅是常有的事儿。因为贫穷，冯氏夫妇的七个儿子，除了长子和次子冯玉祥，另外五个都由于营养不良夭折了。

光绪十八年（1892年），迫于生计的冯玉祥挂名入伍。这一年他十一岁，连一个正式的名字都还没有。

冯理达：那天招小兵，就是十几岁的才要。一看招小兵，我父亲想，能被招就招，不能被招就算了，所以他就去了。招兵的认识他，看见他来了，心想这个冯小二还不错，他们家生活又那么困难，就要他吧。招兵的把我父亲叫过去问话，问他叫什么名字，我父亲光知道自己的小名，不知道大名。后来有一个人说给他起个名，叫玉祥，这就是我父亲名字的由来。

清朝末年，军备废弛，军队中吸鸦片蔚然成风。由于父母都曾染上抽大烟的恶习，屡戒屡犯，烟瘾发作时痛苦不堪，使得冯玉祥对鸦片深恶痛绝，虽在军中却从不沾染。这为他赢得了叫操（在操场上喊口号）的机会。

冯理达：清朝的人不是都抽大烟嘛，没底气，没底气就叫不了操。

军队里谁要叫操就多给饷。我父亲就天天在操场上叫，这样他能够多得点儿饷。

据说冯玉祥为了能够叫操，每天都早起练习，大年三十的早晨照样练。甚至他连走路都边走边喊，惹得旁人纷纷说他是神经病。

苦练叫操之余，冯玉祥把空闲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面。他买来《彭公案》《施公案》《三国演义》等书，一有空就看。因为冯玉祥只念过十五个月的私塾，识字不多，所以看起来颇为吃力。一旦遇到不懂的地方，他就会主动向人请教。

冯玉祥经常彻夜读书，为了不影响他人睡觉。他找来一只大木箱，开个口子，把头伸进去，借着微弱的灯光读。这种好学的习惯伴随了他一生。在《我的生活》一书中，他曾写道：“读书，我此时好像吃甘蔗，越往下吃越甜，越读只感到它的趣味，而且越读眼越亮，心越宽。”读书之余，冯玉祥还花了很大的力气练功夫。由于勤奋好学能吃苦，每回考试都是第一名，冯玉祥在清末民初的乱局中崭露头角，很快得到了上司赏识，升为教习。

冯理达：大概是因为天天叫操，一下叫了个大个儿，长到一米八四还是八五。他不抽烟，不喝酒，举止又挺潇洒的，人也长得好，又能吃苦，这样上司就都看上他了。所以后来就“噌、噌、噌”地升上去了。

冯玉祥最初投靠的是李鸿章的淮军。然而清朝末年，军队腐化，士兵疾苦无人关心，这让冯玉祥备感失望。1902年，袁世凯在直隶编练新军，冯玉祥便毅然离开淮军，加入新军。从一名士兵做起，一直做到队官。

此时改朝换代的革命已是蓄势待发。因为越来越不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冯玉祥和兄弟营营长王金铭、施从云等人成立了秘密组织“武学研究会”，大家公推冯玉祥为会长。孙中山也秘密派员与之联系，商议待机举事。



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传来后，“武学研究会”趁势发动“滦州起义”。因准备不足，起义以失败告终，王金铭等人牺牲。冯玉祥因起事时不在现场，加上长官为他求情，被削去军职，保住了性命。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后，着手扩建军队，冯玉祥被长官借机召回，派往直隶景县和河南郾城一带招兵。这成了他一生建立自己队伍的起点。冯玉祥前后一共招募了近两千人，带回北京后亲自编练。其中就有韩复榘、吉鸿昌、佟麟阁、石友三等人。这批人后来成为冯玉祥部队的骨干力量，都是叱咤风云的领兵大将。

冯理达：我父亲因为从小家里清苦，他又孝顺，所以他招兵，都要先拍拍肩膀，问人家，你孝不孝？他觉得你要不孝的话，你就不忠！什么佟麟阁、赵登禹^①，都是被拍着肩膀招上来的。

1914年10月，冯玉祥所部改编为陆军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任旅长，晋升陆军少将，加封焕威将军，授予一等嘉禾勋章，由北洋政府直接指挥。1921年8月，他又升任陆军第十一师师长，从属直系军阀，不久率部队进入陕西，接任陕西督军。在陕西，由于苏联的大力支持，冯玉祥的军事实力不断壮大，并在多年的烽火岁月中，建立了一支完全忠诚于他的“西北军”。

“我自民国元年统兵以来，由营而团而旅而师而军，十数年中，其间饷械两缺，苦不堪言。然经战大小不下数十百次，从未有过败北之举。驻扎遍及直、鲁、豫、陕、川、甘、察、绥、热、湘、鄂、皖十二省，也从未有过哗变扰民之事。我的军队颇为中外所称许，虽觉受之有愧，但我的

^① 赵登禹（1898—1937），字舜臣，山东菏泽人。自幼家贫，1914年加入冯玉祥的部队，历任团长、旅长、师长等职，参加过北伐、中原大战。1933年日军侵略长城喜峰口，负责率部击退日军，第二年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进攻宛平，时任南苑指挥官，与日军激战时殉国。

治军之法，也有可说之处。”

——《冯玉祥自传》

曹景行：您父亲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比如说一段时间他离开了，他的部下也散掉了，但是等他一回来，那些散掉的部下又都回来了，这是个什么道理？

冯理达：没主心骨了呗！另外就是我父亲以身作则。他打枪特别准，不能说是领导就什么都不会，是吧？他不光自己打，让我们也打枪，常带我们跑到三阳观，就在泰山的后头，趴在地下打。

曹景行：你们打的什么枪？

冯理达：打步枪，我还记得当时顶得我肩窝特疼。打枪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都得锻炼。他打得特别准。对他底下的人也是，一个是严，一个是慈。

在冯玉祥看来，一支军队的好坏，关键在于教育，而教育的优劣在于长官。长官身为士兵的表率，必须具有高尚的品行。教育的施行应该贯彻于平时，而不是临时起意，更不能流于形式。因此，在他的军队当中，教育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他亲自编写了《六百字课》《八百字课》，由连长、排长当先生，要求所有人，无论是伙夫、马夫还是士兵，每天每顿饭前必须认识两个字，不认识就不能吃饭。

空闲的时候，冯玉祥常常跟士兵闲聊，教导他们伦理道德和救国救民的道理。他还以基督教义中“舍己救人”的牺牲精神教育官兵，他说：“耶稣为了传播他广大的爱，竟被敌人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伟大的死。他一天到晚专和些下层的人，如木匠、渔户、税吏在一起，因而被人轻视。我觉得正合我这穷小子的味儿。”

冯玉祥知道，治军最重要的是要得兵心。官兵之间既要有严格的要求，又要相互友爱。军队的基础是士兵，所以他从士兵抓起，对士兵的饮食、



冷暖、起居都会亲自督查。他对士兵的关心爱护，可谓无微不至。战士有伤病，他亲自喂汤药；如果有谁想家了，就把他的父母接来住上一阵；对于特别困难的家庭，就自己出钱给他们买田地，使士兵没有后顾之忧。他还常常查看每个人的耳朵、指甲是不是干净。有一次，他叫全体官兵坐在地上，脱掉鞋袜，他挨个儿检查脚丫子是否干净，有没有脚气，甚至有一次还替士兵洗脚。官兵们议论说，这一下，这个士兵不但把他自己的命送给了冯玉祥，连他儿子的命也送了，因为他感激得会叫儿子也来报效的。有一次，一个士兵家里来信要钱，冯玉祥就把口袋里所有的钱全部掏出来，交给士兵，说身上只有这点儿钱，让他全拿去。如果走在路上看见卖熟花生米的，他会买下来，分给左右的士兵一起吃，所以士兵和他的感情非常亲密。

○蒋介石叫他“二哥”

1926年，冯玉祥因为军事失利，前往苏联考察。在库伦^①，他遇到了国民党要员徐谦、于右任等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冯玉祥与他们盘桓了数日，徐谦等人向他介绍了国民党的主义和政策，还动员冯玉祥加入国民党，一同革命。

趁冯玉祥出访苏联，不在军中之际，张作霖与吴佩孚联合向国民军发起攻击，双方在南口展开血战。国民军大败，四散流亡到绥远、察哈尔等地。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后，流亡各处的官兵奔走相告，纷纷归队。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宣布所部加入国民党，自任国民军联军^②总司令，出潼关参加北伐。

“我本是一个武人，半生戎马，未尝学问，惟不自量，力图救国，怎奈才识短浅，对于革命的方法不得要领。及至走到苏联，看见世界革命，起了万丈高潮，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受国外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双重压迫，革命运动早已勃兴；又受世界的影响，民族解放的要求，愈加迫切。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即由此而生。我的热血沸腾起来，情不获己，遂赶紧回国，与诸同志上革命前线，共同奋斗。”

——冯玉祥《我的生活》

冯玉祥统领的军队超过四十万之众，是当时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

① 今蒙古首都乌兰巴托。

② 后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



也正因为此，在中国大革命的局势演变当中，冯玉祥与活跃在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蒋介石走到了一起。

孙中山去世后，继任的汪精卫继续执行“联俄容共”的政策，与共产党合作。北伐期间，由于“容共”政策的分歧，蒋介石与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矛盾激化，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史称“宁汉分裂”。随后，蒋介石宣布继续北伐，组织部队渡过长江，于6月2日占领徐州。此时，宁汉双方的主力部队都聚集在陇海铁路沿线，而冯玉祥控制了陇海、京汉两条铁路的交叉口，军事实力和所处战略地位举足轻重，因此成为宁汉双方极力争取的重要人物。

1927年6月10日，武汉国民政府先在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了会谈，冯玉祥取得了豫、陕、甘三省的党政军大权。不过，在反蒋的问题上，双方没能达成一致。冯玉祥反对宁汉分裂，也不主张反蒋。他希望宁汉合作，团结一致北伐。而且，对于蒋介石的“清党”政策，冯玉祥并不反对，他对辖区的工农运动不理解，也很不满，曾经很气愤地对他们说：“我和你们（共产党）合作，你们却抗征兵抗征粮！”

蒋介石在得知武汉国民政府与冯玉祥会谈后，也电请冯玉祥与之会晤。6月20日，二人在徐州第一次见面。冯玉祥后来在他的自传当中这样回忆：“见其风采及言谈态度，无不使我敬慕，大有相见恨晚之情！”

冯理达：蒋介石看中了我父亲的几十万人嘛！当时有军队的有阎锡山、白崇禧、李宗仁，然后就是我父亲。这时候，他看中了我父亲。

6月21日，蒋冯联名通电，表示要携手为三民主义而奋斗。同日，南京国民政府拟了一份致汪精卫等人的电报，由冯玉祥修改后署名发出。电文中反对工农运动和阶级斗争，敦促汉方对于“分共”问题“速决大计，早日实行”；提出宁汉双方“异地而同心，应通力而合作”；主张集合国民

党全力，“协力北伐，先定幽燕”。

在他们这次会晤之后，第三国际代表罗易（Roy）转发电报给汪精卫，要求增加共产党对武汉政权的掌控，并处分反革命派，扩大工农武装运动。双方开始产生矛盾。7月，汪精卫再度得悉斯大林指示鲍罗廷欲分化国民政府，帮助中国共产党武力夺取武汉国民政权的策略，于是在15日宣布进行分共，即七一五政变。经国民党内部调停，8月14日，蒋介石宣布下野，五天后，武汉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史称“宁汉合流”。

随后蒋介石东渡日本。在此时节，奉系军阀张作霖对北伐军展开了猛烈地反攻，北伐军的处境十分艰难。冯玉祥联合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致电国民党中央和南京国民政府，称“为完成革命军事工作起见，拟请我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起用蒋中正同志主持军政，玉祥等愿听指挥；俾得早奏佳音，完成革命，以慰全国民众之望，不胜等命之至”。国民党要员纷纷通电响应，拥护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于是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重回权力中心。不久，他从南京来到郑州，再次与冯玉祥见面。

1928年2月18日，在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司令部，蒋介石与冯玉祥举行了结拜仪式，互换兰谱，正式结盟。蒋介石送给冯玉祥的帖子写道：“安危共仗，甘苦同尝。海枯石烂，死生不渝。”而冯玉祥送给蒋介石的帖子写道：“结盟真意，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

冯理达：他们那两个帖子的意思完全不一样。蒋介石这个就是：我永远跟着你，你是我哥，我跟着你干。四句话没有别的，就是忠实到老，我跟着哥干。我父亲不是。第一句话是“结盟真意”，真意是什么？“是为主义”，为了三民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所以我跟你结拜，就是为了三民主义。你后来不是搞三民主义了嘛，那我不打你。所以当时蒋介石到哪儿都是“二哥、二哥”地叫。